

藏地原创

仓央嘉措

多杰才旦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QI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藏地原创

仓央嘉措

多杰才旦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QI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仓央嘉措 / 多杰才旦著.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225-04379-1

I. ①仓… II. ①多…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16146 号

仓央嘉措

多杰才旦 著

出版人 樊原成
责任编辑 王绍玉 马 婧 张 莞
装帧设计 薛建华
责任印制 巢世武 陆玉梅
出版发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政编码:810001 电话:(0971)6143426 (总编室)
发行热线 (0971)6143516/6137731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青海西宁印刷厂印刷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8.5
字 数 200 千
版 次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225-04379-1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上 部

嘉瓦·仓央嘉措

第一章

这天晚上，第司·桑结嘉措在特制的紫檀床上思前想后，辗转反侧，直到午夜时分才勉强入睡。谁知第二天凌晨，四点还差一刻，连百鸟中起得最早的雪域夜莺，也还在朦胧的夜色中蓬羽浅睡，他又忽然醒了。他翻了一下身，把枕头往端里整了整，然后重新闭上眼睛，竭力不想任何事情，然而无论如何，再也睡不着了。于是，在两个值夜侍女的服侍下，他起身下床，漱洗过后，便来到外间，穿过侧门进入供奉着三尊金质神佛雕像和两幅彩绘卷轴画的右耳房。他盘腿端坐在佛像对面临窗的氍毹卡垫上，先念了遍具有镇魔驱邪、逢凶化吉作用的《佛顶大白伞盖陀罗尼》，并闭目合十祈祷了一番。然后清了下嗓子，开始反复念诵救难女神绿度母的八字咒语：“喻得达热得热索哈！喻得达热得热索哈！……”

过去，每天早餐前，如果没有什么急事，桑结嘉措一般都会打开第五世达赖喇嘛亲手赐给他的、用金汁写在贝叶上的《金刚经》，认认真真地诵读一遍。若碰上重要的佛教节日或黄道日，有时也会加念一两篇诸如《四皈依》、《缘起赞》、《兜率上师瑜伽》之类简短的颂辞。但自从与西蒙古和硕特部汗位继承人、对西藏起着监护作用的达赖汗之子拉藏汗公开交恶以来，他不但换了每天所念经文的内容，而且念诵时的神情和声调，也随之变得异乎寻常

地急切、昂扬。不过今天，因晚上失眠根本没睡好，他念着念着，忽然袭来一阵浓浓的睡意，脑子里昏昏沉沉，以致吐字发音都有点走腔跑调，含混不清。

于是，桑结嘉措停下来，招呼侍女端来一粒经哲蚌寺八千僧众共同开光灌顶的藏医成药“仁青日勒”，用神山冈底斯深处取来的净水服下后，又返回寝室，想再小睡一会儿。然而事与愿违，他脱掉靴子躺到床上，刚把眼睛闭上，死对头拉藏汗那双隐藏着杀机的冷眼，又冷不丁地出现在脑海，睡意一下子全没了。他瞪着天花板咬了咬牙，骂道：“这个该打入十八层地狱的臭狗屎、烂靴子！”随即一脚蹬掉被子坐在床上，冲着外间发火道：“是不是人都断气啦，怎么一点声息也没有？”

守候在外间门口的两个侍女听了，不禁悚然一惊，慌忙躬着身子小跑进来，合起双手应了声：“第司啦！”然后一人拿起一只靴子，单腿跪在床跟前，准备帮主人穿上。不料桑结嘉措烦躁地挥了下手，又斥责道：“你俩急什么急，啊，我说了要穿靴子吗？”说罢，也不让两个侍女搀扶，自己下了床，只穿着袜子径直走到外间的窗户跟前，望着窗外的某个地方，半天一动不动。接着是一阵幽长的静寂，只有某下属官员托商人从印度加尔各答买来，作为寿礼送的一只西洋座钟，在北墙下面的红木方桌上滴答作响。因容貌姣好、嗓音柔和，一个月前才由粗使丫头升为贴身侍女的两个少女，摸不透主人为何烦躁不安，无端发火，心里七上八下，连大气儿也不敢出。

远远地，在布达拉宫西南的药王山上，一群寒鸦像是受到人或天敌的惊吓，轰然起飞，在半空中忽东忽西，来回盘旋，聒噪不止。桑结嘉措见了，厌恶地拧起眉头，沉思片刻，然后头也不回地发话道：“去，告诉随扈们，赶紧准备一下，我要立刻去布达拉宫拜见仁波切！”站位较近的一个侍女立刻应了声“哦呀！”，把拿在手里的一只靴子交给另一个侍女，然后倒退到门口，正要转

身出去，桑结嘉措又叫住她：“还有，你通知他们后，再到老管家房里去一下，叫他把阿贡嘛送给我的那套满清官服找出来拿到这里来。”那侍女又应了声“哦呀！”然后转身跨过门槛，迈着细碎的快步走了。桑结嘉措把双手交叉着抱在胸前，自嘲似的撇了下嘴，自言自语道：“今天，我破天荒穿上满清官员的礼服，打着满清皇上所封‘弘宣佛法王’的旗号招摇过市，去布达拉宫转上一圈，看拉藏汗和他手下的那帮臭鞑子，又如何乱嚼舌头，血口喷人！”

在府院西北角的一个平房中值班的随扈首领，听到桑结嘉措突然一反常态，大清早的就要去拜见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急忙小跑过来，向桑结嘉措躬身施礼道：“第司啦，这会儿仁波切也许还没起床呢，您现在就去拜见他，是不是太早了点？”见桑结嘉措半天不说话，且面有愠色，又上前一步，压低嗓门道：“第司啦，昨天下午六点左右，在布达拉宫周围和大昭寺附近的街道上，有一些身份不明、形迹可疑的人在转来转去……”

“哦，是吗？”桑结嘉措听了，脸上的肌肉神经质般抖动了一下，“这个情况，是你亲眼看见的，还是某个眼线告诉你的？”

“我得到眼线的报告后，立马换了一身安多便装，跟眼线一起去现场观察了一阵子。那些人，乍一看，同外地来的朝圣者似乎没有什么太明显的区别，也看不出是有组织的，相互有什么联系。但若仔细观察，就有些异常，那些人的脸一般都比较平，颧骨一般都比较高，而眼睛则有点不成比例，显得太小……当然，仅凭这些，还不能肯定他们有问题，或者说有什么来头。因为不少蒙藏等多民族杂居地区的人，如安多阿柔和青海湖一带的下层民众，由于长期通婚等种种原因，单从长相和口音上很难判断他们属于哪个民族。不过，第司啦，为了防备万一，我干脆带几个人去布达拉宫，把仁波切请到咱府上来，您看行不行？”

“不行！我说你呀，你好歹跟了我这么多年，按说也该历练得

差不多了，可遇事怎么还这么毛毛躁躁，不动脑子？上月初八，应阿贡喇嘛之邀，我和拉藏汗，还有拉萨地区的部分高官贵僧，一起到阿贡喇嘛的下榻处德吉浪卡做客时，你不是也跟着去了吗？那天拉藏汗借着酒劲说出的一番话，你不是也听到了吗？”

“哦，第司啦，那天，所有带刀的侍卫都被安排到后院的那间大房子里就餐，并叮嘱大家，宴会结束之前，任何人都不准随便到前院走动，更不准随便进入宴会厅。因此，拉藏汗到底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听到。”

这时，桑结嘉措的秘书也闻讯赶来，准备跟主人一起进宫。桑结嘉措看了他一眼，回忆道：“那天的宴会上，你作为高级随从，不是一直站在我身后吗？你把拉藏汗攻击我的那段话一字不差地给他复述一遍！”

“哦呀，呀！那天，拉藏汗连干了几杯，有了几分醉意后，便站起来抱拳高拱，把康熙皇帝比做古印度神话中自天感得轮宝而降伏四方的转轮王，大捧特捧了一通。接着，又向阿贡喇嘛献媚，说他不愧为大清皇帝的金字特使，一到拉萨，就像一盏不灭的神灯，一下子照亮了整个雪域藏区，等等。末了，话锋突然一转，他竟当着众人的面，攻击第司说：‘您这个人呀，请恕我直言，自担任第司——摄政以来，变得越来越不像话了！如今，不要说我这个敕封为翊法恭顺汗的封疆大臣被完全排除在您的独立王国之外，就连您一手策划和拥立的所谓第六世达赖喇嘛，那个被许多不明真相的善良信徒敬称为嘉瓦仁波切——至尊大宝佛的浪荡小子，充其量也不过是您用来演戏的一个小傀儡而已！不是吗，啊，哈哈’……”

“你听听，你听听！”桑结嘉措望着随扈首领，拧起眉头道，“倘若今天你打破常规，颠倒礼数，把仁波切请到这里来见我，岂不是刚好坐实了拉藏汗的所谓‘小傀儡’之说！”

“这个臭鞑子！”随扈首领咬了咬牙，下意识地按住佩剑，“他居然

当着阿贡喇嘛和众高官贵僧的面，如此肆无忌惮地攻击您，并作践嘉瓦仁波切，真是该死！”又说，“不过，第司啦，为了不在您的安全方面出任何纰漏，您先喝点茶，吃点东西，然后到院子里随便走走，活动活动筋骨。我带几个人出去看看，若一切正常，就让他们分散开来，继续监视各重要路段和汗王府方向的动静。然后等我返回稍稍准备一下，您再起驾，行吗？”

“也行。”

用过早餐，桑结嘉措把阿贡喇嘛奉诏从北京带来赏给他的那套满清官服穿戴整齐后，故意迈着八字步走了几步，问老管家：“怎么样，像不像个为康熙老儿效力办差的满清要员？”

“像倒是像，”老管家笑道，“就是看着有点怪怪的，不太顺眼。”

“我看也是，”刚从外面返回的随扈首领听了，马上接过话茬附和道，“第司啦，您若去德吉浪卡拜访阿贡喇嘛，穿上这套满清官服倒也挺适合，人家见了肯定觉得很亲切，将来回北京向康熙复命时，说不定还会以此为例，大大地美言您几句。可去布达拉宫，拜见咱们的仁波切，我看没有必要穿它。”

“嗯，”桑结嘉措听了，嘴角浮出一丝近来极为罕见的笑容，“早上我说了你几句，看来还起作用了。好吧，你说得有道理，我听你的，不穿它了！”脱下满清官服后，又问老管家：“上个月夫人亲自裁剪后，由两个名裁缝缝制的那套加利切在哪儿，你去把它拿来，我干脆穿上它试试吧，啊？”

在老管家和两个侍女的服侍下，桑结嘉措将那套加利切——王子装的全套装束，即象征白象宝的披单、象征金轮宝的耳坠、象征玉女宝的耳轮、象征大臣宝的白裙帽、象征将军宝的腰刀、象征绀马宝的荷包等一一穿戴整齐后，在数十名随扈的簇拥下，向朝南的府院正门走去。不料，刚刚迈出大门，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只见一队头戴红缨毡帽、身着白板皮袍的蒙古轻骑兵，在

一员裨将的带领下，由南向北，朝当雄方向开去。近百匹清一色的蒙古战马，用它们强劲的铁蹄，有节奏地敲击着路面，发出阵阵雷鸣般的闷响。桑结嘉措站在大门右侧高高的经幡杆旁，怔怔地望着那队轻骑兵掀起的滚滚飞尘，好半天一言不发。突然，他断然地挥了下手，斥退秘书和所有随扈，也不骑马，独自一人迈着快步朝布达拉宫方向走去。随扈首领和秘书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旋即，随扈首领意识到自己的职责，又带领众随扈小跑着跟了过去。但桑结嘉措的态度异常坚决，他严厉地瞪了随扈一眼，挥手道：“都给我回去，你们谁也不许跟着我！”随即，他挺起胸部，昂然望着蒙古和硕特部驻牧及驻军的当雄方向：“拉藏汗拥兵自重，经常耀武扬威，企图吓我就范，我偏不信这个邪，偏要独来独往，看他又能奈我何！”见随扈首领虽唯唯诺诺，却不肯执行命令，又放缓口气道，“你怎么又忘了用脑子？康熙皇上的金字特使阿贡喇嘛不是还在拉萨吗，拉藏汗他就是有三头六臂，在这个时候谅他也不敢轻举妄动！”

到了依山而建的布达拉宫脚下，守卫在半山腰彭措多郎大门前的几个侍卫，远远看见第司·桑结嘉措身着王子装，竟独自一人步行而来，不禁大吃一惊，慌忙飞跑下来要背他上去。不一会儿，布达拉宫的侍卫长和内宫总管也闻讯赶来，紧跟在他们后面的两个内侍，还抬着一顶没套帷子的彩舆。但桑结嘉措摆摆手，既不让人背他，也不坐舆，径自拾级而上。但毕竟上了年纪，每登上几级，便不得不停下来缓一会儿。他沿着蜿蜒曲折的铺石台阶，一步一步向上攀登，快到彭措多郎大门前时已大汗淋漓，气喘如牛。内宫总管怕累坏他的身子，再次恳请他坐舆或由下人背上去，可他还是不听，执意要步行到底，并发誓说：“从今往后，我每天都要好好地出一身汗，借以强身健体，争取活到亲眼看到拉藏汗去见阎王爷的那一天！”

进入彭措多郎大门之后，转弯抹角穿过幽暗的走廊，便到了

位于宫腰约七十米处的德阳夏阳台。一群僧俗混杂的年轻人，正在宽阔、明朗的阳台上列队习武。他们一见桑结嘉措，立即放下手中的器械，齐刷刷地向着桑结嘉措躬身合十道：“第司啦，吉祥如意！”

“哦，免礼免礼！”桑结嘉措听了，一直绷着的脸这才稍稍舒展了些，“今天你们练得很不错嘛，看上去很带劲，也很有章法。”又说，“你们像刚才那样接着练吧，啊，回头我叫内宫总管通知大厨房，给你们好好改善一下中午的伙食。”

接着，桑结嘉措又强打精神，顺着阳台西侧的双排扶梯向上爬去。扶梯尽头，是著名的达松格廓廊道。这条廊道之所以著名，并非由于它是上楼进入布达拉宫各主要殿堂的必经之路，而是因为廊道口的墙面上书写着一道醒目的通令，并摁有一只血红的手印。那手印不是普通人的，它是第五世达赖罗桑嘉措的手模。二十多年前，已进入晚年的罗桑嘉措，预感到自己来日不多，便潜心于佛学之中，不愿亲问政事，一切政教事务，均委托桑结嘉措全权代理。为了提高桑结嘉措的威信，强调他的权力，五世达赖罗桑嘉措先后两次发布通告，要求全藏所有僧俗官员和平民百姓，都要像服从他本人那样无条件地服从桑结嘉措，并在书有通令全文的墙面上亲自摁下手印，以示威严。桑结嘉措每次进宫，经过达松格廓廊道口时，都要停下来把那篇通令默诵一遍，然后再默默地祷告一番。今天也不例外，他一到廊道口便停下来双手合十，开始默诵通令。不料因为步行时间太久，双腿忽然发软，颤颤抖抖，眼看就要跌坐在地上。内宫总管见了，急忙飞身上前将他扶住，又回头命一个内侍赶紧过去双手着地跪在地上当凳子。桑结嘉措坐在内侍的脊背上，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说：“人们常说，英雄难过美人关，其实真正难过的，我看还是岁月关！”他向后仰了下头，让汗津津的脸隐在廊柱的阴影中，然后又闷闷地感叹道，“‘岁月无情，有情易老’，当年我撰写《人体探秘·斩断非命死魂之

利剑》时，信手拈来引用过的这句偈语，可真是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呢！”

“第司啦，”内宫总管看到桑结嘉措眼中流露出一丝莫名的忧郁和伤感，便躬身宽解道，“凡具六根的肉身皆有情，上至一呼百应的帝王，下至食不果腹的郎生，到头来都要在岁月面前低头认输，这是亘古不变的永恒定律，任何人都无法幸免。不过，第司啦，就您而言，您春秋正盛，来日方长，大可不必为此感伤。”见桑结嘉措目光散漫，无动于衷，又想了想，堆起笑脸道，“第司啦，人们常说，‘人比人，气死人’，如果您和拉藏汗站在一起，相互比一比的话，那拉藏汗非气个半死不可。那家伙由于酒色过度，伤了元气，致使脸色灰暗，嘴唇发紫，已经露出了下世的光景；而第司您，在神圣三宝的护佑下，在广大僧俗的祝福声中，仿佛那永葆青春的智慧之主——文殊师利，始终满面红光，神采奕奕！”

“嗯，”桑结嘉措听了，精神为之一振，“你这话虽然言过其实，显见得是在曲意哄我高兴，但我还是爱听！”他扭头看了看达赖五世的通令和手印，然后合起双手，双目微闭，“请三宝和乃群大神作证，只要那该死的臭鞑子死在我前面，哪怕他上午死，下午我就跟着去，我也心甘情愿！”

这时，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内侍，用银盘托着一只高脚金碗，迈着细碎的快步走到桑结嘉措面前，单腿跪地，将银盘高举过头：“第司啦，请用茶！”桑结嘉措挪动屁股往稳里坐了坐，然后端起金碗正要喝，忽然又停下来，直勾勾地盯住内宫总管：“阿啰，咱们的嘉瓦仁波切呢，怎么一直不见他的人影儿？他今早按时起床了没有，这会儿他在干什么？”

“第司啦，仁波切他……他……”

“他什么他，你干吗吞吞吐吐？”

“第司啦，仁波切他不在宫内……”

“什么，他不在宫内？他是不是又故伎重演，把所有的随从和贴身内侍都打发到宫内的僧院中，跟宫僧们一起唸经击鼓，祈祷平安；他自己却乘机背着人溜出后门，跑到大昭寺周围八廓街一带人多的地方胡逛乱转去了？嗯，你给侍卫长使什么眼色，你快回答我呀！”

“哦，呀呀，回第司的话，昨天下午，仁波切应大昭寺强佐之请，亲自驾临大昭寺，为来自安多塔尔寺的两位艺僧创作的大型酥油花雕《蓝园莲步》和《拈花微笑》开光灌顶，染上了感冒，再加上太阳也已落山，晚风飕飕地吹个不停，便临时决定在大昭寺留住一宿，等第二天日上三竿，外面的空气变得比较温暖宜人时，再起驾回宫。”

“哼，”桑结嘉措听了，不禁勃然大怒，“身为万众仰望的至尊大宝佛，居然随便留在一座从不设防的小寺里彻夜不归，真是岂有此理，太不像话了！”他把端着的金碗倒了下手，重重地放回银盘，然后从当凳子的内侍身上站起来，在廊道上快步踱了一个来回。“阴险狡诈的拉藏汗，为了实现他的狼子野心——独霸西藏，进而控制与西藏相连的所有藏区乃至更广大的地方，成为西蒙古卫拉特四部中最有实力的汗中汗，一直处心积虑，企图借阿贡喇嘛之手，以朝廷的名义，先‘名正言顺’地废掉被他们诬为‘潜游酒肆、追逐女色’的‘假达赖喇嘛’，将其流放或干脆执送京师，交理藩院处置。然后再乘胜追击，把我这个‘欺上瞒下、心怀异志’的‘噶尔丹二世’革职拿问，置于死地。可咱们的嘉瓦仁波切却对此完全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好像这一切跟他没有任何关系，整天吊儿郎当，随心所欲，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第司啦，请息怒！”内宫总管躬身合十道，“我这就派人去大昭寺，禀告仁波切您已进宫，请他火速起驾回宫。”

“随便派个人去行吗？你亲自去！”

“哦呀！”

“还有……”

“第司啦，您还有什么吩咐？”

“你把仁波切请回宫之后，就和侍卫长一起，立刻召集宫内所有内侍和侍卫，传达我的命令：为了维护仁波切的崇高尊严及人身安全，从今往后，无论白天晚上，没有我的许可，绝对不许仁波切离开布达拉宫半步。如若不然，谁当值就拿谁开刀，轻则削去两只耳朵，重则剁掉一只手，然后一律撵出宫去，永不续用。”内宫总管又答应了一声，正要退后两步转身离开，桑结嘉措又厉声补充道，“还有，布达拉宫的后门，你尽快找几个泥瓦匠，把它给我彻底封死！”但随即一转念，他又改口道，“哦，也不要彻底封死，用土块砌一道薄墙，不让仁波切随便私自出入就行。”

“呀，呀，呀，”内宫总管连声答应道，“我懂第司您的意思，把墙砌得薄一点，以便将来万一用得着后门时，可随便一脚就能把它踢开。”



第二章

当第司·桑结嘉措在达松格廓廊道上，因六世达赖仓央嘉措随便留宿宫外而大发雷霆，并命令内宫总管亲自去大昭寺接驾回宫时，仓央嘉措已离开大昭寺，正向八廓街附近的一家酒店走去。随行的人，除了两个贴身的小侍僧外，还有两个衣着褴褛的俗家男子。那两个男子，来自仓央嘉措的出生地——藏南门域宇松地区的乌坚林村，是仓央嘉措十五岁之前最要好的玩伴和朋友。小时候，他们几个由于家境差不多，加上又都是同庚，彼此亲密无间。有一年大旱，青稞等粮食作物几乎颗粒无收，除庄园主和个别富裕户，家家都揭不开锅。他们三个，还有同村一位名叫羊卓的同岁女孩，在家人的带领下，还结伴到遥远的草原上讨吃百家饭，度过了一段虽然风餐露宿，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却也不乏欢声笑语的流浪生活。然而不幸的是，熬过灾年，日子稍有起色，仓央嘉措的父亲突然病故，家里顿失顶梁柱，母亲带着姐姐和他，生活重又陷入异常艰难的境地。三个同庚家的境况，跟仓央嘉措家比也好不到哪里去，但他们始终都把仓央嘉措挂在心上，想他所想，急他所急。尤其是美丽善良的羊卓，哪怕她家有时因来客而偶然改善一下伙食，做点诸如花卷或油香馍馍之类的干面食，也会把家人分给她的那份儿再分成两半，将一半悄悄送给仓央嘉措吃。

不过，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仓央嘉措的命运突然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重大变化。有一天，一队神秘的格鲁派僧人装成过客的样子来到仓央嘉措家，请仓央嘉措的母亲为他们煮一锅清茶解解渴。茶煮好后，僧人们一边慢饮细品，一边问这问那，问了不少稀奇古怪的问题。其中给仓央嘉措一家人印象最深的是，他们问仓央嘉措的母亲：仓央嘉措的灵魂，一个虽不具物质躯体，但具人体形象的超自然体，如一缕无形的青烟，从她的头顶正中进入人体内受孕之前十多天和之后十多天，前后相加大约三十天左右的时间里，她都做过些什么样的梦？那个超自然体与胚胎合而为一后不断发育成长，终于瓜熟蒂落，顺利来到人间的那个早晨，产房里面和房前房后，还有村子内外及附近的神山上，是否出现过什么非同寻常的异兆？发问完毕后，又闲聊了一会儿。临走时，为首的僧官从锦盒里取出一条红色的护身结，系在仓央嘉措的脖子上，并祝他平安吉祥。过了几个月，那队僧人又返回来，送给仓央嘉措家许多茶砖、酥油、糌粑、糖果和布料。然后为首的那位僧官，向仓央嘉措的母亲献了一条上好的阿喜哈达后，合起双手，郑重地告诉她：“阿妈啦，您的儿子仓央嘉措，不是普通的凡夫俗子，他是一位于水狗年圆寂的大喇嘛的转世灵童。因此，从今往后，再不要让他干任何粗重的体力活，要想方设法让他每天都到附近的寺庙，集中精力学习文化和佛教经文。”接着，那僧官又命手下人把村里的小头人和几位上了年纪的长者叫来，把仓央嘉措的身世来历透露给他们，并要求他们要像对待与本村有法缘关系的当地喇嘛一样，真心实意地尊重和保护仓央嘉措，让他在一个较为良好的生活环境中健康成长，从而为将来的正式坐床做好必要的准备。至于仓央嘉措的前世，那位圆寂于水狗年的大喇嘛究竟是谁，那僧官神秘地扫了大家一眼，压低嗓门道：“据某护法大神通过某神汉之口发出的预言，或者说警告，在仓央嘉措离开贵村前往前世生前的驻锡之地，正式继承前世的衣钵和特权之